

〔津〕新登字(90)002号

初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著

卜键等校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4 1/2 插页2 字数455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5306-1307-3/I·1190 定价: 20.00元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愛綿之元絕情期！

前 言

通俗白話小說，溯源于古代民間藝人的講說故事——“說話”。“說話”一藝在唐代已經出現，但它的興盛却始于宋代。宋代商業、手工業的發達，造成了都市的高度繁榮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在那些工商薈萃、人稠物穰的大都市中，為適應日益壯大的市民階層的文化娛樂的需要，一種具有特殊色彩的當時被稱為“瓦舍伎藝”的平民藝術應運而生了。“說話”藝術也和瓦舍眾伎一起繁盛起來。

“說話”的“話”是故事的意思。“說話”的藝人稱為“說話人”，說話人數演故事的底本叫做話本。“說話”分四家，其中之一叫做“小說”。“小說”家的話本，經過整理，就是最初的通俗短篇小說，後世稱之為話本。

話本小說的作者，主要是瓦舍勾欄中的藝人。後來有些下層知識分子與藝人合作，組織了“書會”，由被稱為“書會先生”的文人負責整理和撰寫說話底本。這樣，話本便逐漸成為脫離口頭創作而獨立的文學樣式了。

潘梓年

到了明代，我国的小说已蔚为大国。一些通俗文学的爱好者，不仅将原来流传的话本加以改写和润色，汇集刊刻，有的人还模拟话本形式描写新作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把这些作品称为“拟话本”。话本和拟话本都是白话小说，不同的是，后者已经不是艺人讲说用的底本，而是供阅读的案头文学了。

“拟话本”的创作高潮出现于明代中后期。

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出版，震动了当时的小说界，明末清初的文坛曾经出现了一个短篇小说的收集和创作的热潮，效颦之作蜂起。其中成就显著的是凌濛初。他的初刻和二刻《拍案惊奇》就是在“三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比冯梦龙小六岁。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十八岁补廪膳生。三十岁寓居南京，可能因为科场失意，乃入都谒选。久之，归南京，开始编写《初刻拍案惊奇》，天启七年(1627)脱稿，翌年刊行。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告成。他五十五岁作了上海县丞，六十三岁升任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甲申(1644)正月，李自成的农民义军进迫徐州，凌濛初不降，进行抗拒，而力量不敌，遂呕血而死。

凌濛初受冯梦龙的影响，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及小说戏曲的研究，而着力最多、也最见功力的是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二拍”就是他整理、改编和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和

《二刻拍案惊奇》的简称。初刻和二刻各为四十卷四十篇，惟二刻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第四十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所以“二拍”实际共收小说七十八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单句篇目，两篇成偶，而是采用了章回小说的骈句形式。这七十八篇小说中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创作。由此可见，凌氏是一位了不起的、产量丰富的短篇小说家。

凌濛初的创作意旨和动机，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得很明确，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点：一是由于冯梦龙的“三言”“行世颇捷”，于是凌濛初即在“肆中人”的要求下编撰起《拍案惊奇》了。二是宋元旧篇已被冯梦龙“搜括殆尽”，剩下的又只是些“沟中断芜，略不足陈”，于是便“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三是他加工创作小说是“文不足征，意殊有属”。联系他写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所说“其间说梦说鬼，亦真亦诞，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这就说出了他编写小说的目的有进行说教与劝诫之意。所以鲁迅先生也认为他的“二拍”确实有“诤诫连篇，喧宾夺主”（《中国小说史略》）的一面。

“二拍”的思想内容极为复杂。其中优秀篇章对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晚明时期新与旧错综交织的复杂生活有生动的描绘，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方面，展现了这个特定时代的一幅幅风俗画，具有社会意义，且可读性很强。但也有部分作品品味不高，乃至有堕入恶趣者。因此，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普遍认为“二拍”的审美价值略逊于冯氏的“三言”。

公案故事在“二拍”中占有一定比重，其中较好的篇目对封建统治的黑暗残酷有所暴露。《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写卑劣贪婪的柳太守，滥用职权，诬攀洞庭山寺僧为盗，以胁取白居易手书的金刚经。《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生动地勾画了贪吝阴狠的杨巡道的丑恶形象。杨巡道作官只以贪财纳贿为事，被撤职后，在乡里“设谋运局，为非作歹……私下养着驯道三十余人在外庄听用，但是掳掠得来的与他平分。”为了吞没五百两银子贿赂，竟杀害了张廩生主仆五命。作者把封建社会“官即是盗”的客观现实暴露无遗。《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写的同样是“盗通官”“官即盗”的现实。作者竟然引用了一首元代民谣“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差不多”，去讽刺鞭撻当时的官吏，这不能不说是很有勇气和胆识的行为。小说中还有一些揭露封建司法机构的黑暗，问官糊涂，造成老百姓的不白之冤，如《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即是。作者在篇首对主观断案的危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天地间事，只有狱情最难测度。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认是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么事情，只是招了。见得说道：“重大之狱，三推六问。”大略都守着现成的案，能有几个伸冤理枉的？至于盗贼之事，尤易冤人。一心猜是那个人了，便觉语言行动，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显应出来，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问一节，尽有屈杀了，再无谈处。

至于贪赃枉法，颠倒黑白的官报私仇的官吏，“二拍”多有揭露。《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一篇，则是这类小说中的佼佼者。小说叙写南宋台州太守唐仲友同陈亮一起蔑视他的上司、身居监职的朱熹，朱熹衔恨寻衅，竟题参唐仲友，诬蔑歌妓严蕊与唐有奸情，将严蕊下狱，严刑拷问。严蕊不肯无中生有，誓不招供，朱熹的阴谋终未得逞。通过这个故事，凌濛初暴露了这个“大贤”表面上道貌岸然，内里却是卑劣的阴险之徒。小说虽多有虚构成分，但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直接批判了道学，把朱熹所代表之“道学”斥之为“害了风痹病，不知疼痒的人”。小说作者写严蕊身为艺妓，但“立心正直”，光明磊落。尽管被朱熹一伙严刑拷打，但始终不为淫刑所屈，一个字也不肯诬陷他人。有人对她说，你即使按照朱熹的要求招供，你的罪名也大不了，何苦不招，让自己受罪呢？严蕊回答是：“……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这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言语，充分显示了她的刚正、高洁，和道学大师的凶残面目，恰成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拍”的一些作品中还传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某些信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商业活动和有关的思想意识。《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就是一篇反映海外贸易的小说。作者写的是一个破产商人冒险出海经商的故事。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失败，而带的一批只值一两多银子的洞庭橘，在海外却赚了八百多两银子。回国

时，他又拣了一个大龟壳，其中却有大量珍珠，于是意外地成了大富商。作者主观上是要宣扬“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的命运决定论的思想。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在货币关系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市民阶层中的商人炽烈的发财幻想和对金钱的顶礼膜拜。所以文若虚的故事，并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只是“反映了中世纪商人海外冒险的美好幻想”。其实，问题的真正关键恰恰在如何暴发致富。冒险海外只是手段，暴发致富才是目的。

只要能发迹，商人是不择手段的，才不管是海外冒险，还是内陆经营。《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实际上描写了商人的囤积居奇。小说中的程宰，利用市场变化之机进行投机，先后以极小的代价买下几批无人问津的滞销货，买后不久便成为市场的紧俏商品，只用了十两银子的本钱，便赚得数万两白银。这里明显的是讴歌冒险投机。总之，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带来崭新的人生态度，也带来了穷通贫富的差异，它像一股强劲的飓风在晚明的城市和乡村鼓荡，强烈地刺激着人们对金钱的欲求。原本是似乎“宁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躁动不安了。对金钱、私利的狂热追求，对“发迹变泰”的热切向往，不能不说是人们，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白日梦”。

随着人生追求的异动，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变化。对商贾的态度是一个最明显、最深刻的转变。事实上，对消费意识和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也体现了一种价值观，不同的是它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而对商贾的态度则体现

了一种社会价值,显而易见,这种社会价值的改变正是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延伸和展开。在《赠芝麻识破假形 擷草药巧谐真偶》中就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对商人的看法,也一反过去历史上那种鄙夷的态度。而徽州风俗,甚至“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教厄海神显灵》)。这说明在封建统治下“重本轻末”的传统思想笼罩下,社会上已经逐渐兴起了“重商”的风气。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新兴市民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人们,更加悉心关注着自身的命运,并进行着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认同和肯定。打开“二拍”,我们不难发现,商人们再也不是被诅咒、贬斥的承载体,而是作为被关注、歌颂甚至钦羡的正面角色而在舞台上亮相。

当我们步入“二拍”展现的婚恋世界里,我们像读“三言”一样,无疑也会获得一个新天地。在这里,不仅作品主人公公正完成由“才子佳人”向市井细民的嬗递;而且无论其表现形式抑或灵魂之蕴涵,都超越以往各时代的范式,而带有鲜明的晚明社会的烙印,显示出独特的时代风采,表现了市民所特有的婚恋意识。

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像《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认夫》,叙写刘翠翠和金定的恋爱故事。翠翠爱金定的意志十分坚决,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而使他们终成美眷。翠翠为了自由幸福的婚姻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斗争,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金定远出寻妻的勇敢冒险精神也值得充分肯定。他们生离死别的凄楚遭遇,生死不渝的爱

情都写得十分感人。

在以婚姻为主题的小说中，还肯定了爱情应成为结婚的基础的思想。《莽儿郎惊散新莺莺 俏梅香认合玉蟾蜍》里的女主角杨素梅，私下里爱上了凤来仪，但外婆又为她找到了一个男人，使她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心理。她的丫鬟龙香把她的矛盾心理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姐姐自小立愿，要自家拣一个像意的姐夫。而今是老孺人作主，不管她肯不肯，许了。她不知新郎好歹，放心不下，故此不快活。”当他人说“新郎是做官的了，有甚么不好”时，龙香立即表示异议：“夫妻面上，只要人好，做官有甚么用处！”对以门第为准的包办婚姻给予坚定的否定，而把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强调得高于一切；封建礼教对男女结合的评价标准，基本被抛弃了。

在“二拍”中还有一部分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作品，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思想。比较有意义的是《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恨》。这篇小说对男子遗弃经过恋爱而结合的爱人加以严厉斥责。小说中的满少卿，被焦文姬死后的鬼魂捉将了去，实际是写出了一切王魁式的男人的必然下场。小说作者主张对爱情必须忠笃，不能随意遗弃对方，这实质上是要求婚姻双方地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入话”有一段重要的文字：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子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

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姑娘们心里的所在。

这真是一篇时代女性的宣言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曾指出过中世纪家庭婚姻的这种现象，并且批评道：“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做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1页）《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恨》中能提出男女在婚姻问题上不平等的问题，而且给予妇女以较多的同情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

“二拍”里还有一些有一定认识价值的小说，如《刘东山夸技顺成门 十八兄踪奇村酒肆》就是劝人不可自恃高强，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所谓“人世休夸手段高，霸王也有悲歌日”。当然小说中的刘东山固然不足以赞扬，而逞技夸能的十八兄等人也不就是什么英雄。值得注意的倒是这篇小说写武艺出众，身有绝技的十八兄等一伙，却开始了近世武侠小说新写作技巧的先河。

“二拍”对封建社会晚期新与旧错综交织的复杂生活有所描写，并表现了作者的一定积极思想以外，它必然存在着若干历史局限，因此，对“二拍”也必须以科学的分析的态度

来对待。其中对农民义军的描写有过于丑化的地方；而因果轮回的思想也充满于小说中，其中某些篇什又混淆了真正的性爱与淫乱行为的界限，凡诸各点也应加以认清。

应当指出，从“三言”到“二拍”等话本小说的兴起，是中国小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化走向群众、走向艺术高峰的一道桥梁。它为中国小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使小说这个中国文学上的“私生子”，在文坛上争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另外，“三言”和“二拍”的出版，还促使了各种文艺样式的互相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和说唱文艺及戏曲的关系更为密切。戏曲和小说在题材上相互借用、改编，大大促进了通俗文艺的繁荣，这也算是中国古代群众文艺的一件盛事吧！

《拍案惊奇》初刻本为明崇祯元年(1628)尚友堂刊本，此本国内已亡佚，现存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此外，日本广岛大学还藏有一部三十九卷本，书名题为《初刻拍案惊奇》，缺原刊本的第二十三卷，将原刊本的第四十卷重复刊刻，作为第二十三卷补入书内。以上两种刊本均系孤本。清代刊刻的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苏州松鹤斋本、万元楼本、同人堂本、聚锦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等，均为三十六卷本，其中缺原刊本的后四卷，原文脱误亦颇多。卜键先生等人此次校点整理，系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尚友堂原刊本为底本，参校其他诸本而成。少量校改文字，亦不出校记。

前 言

为方便读者阅读欣赏,并统一体例,对作品中的典故、地名、人名、历史纪年及繁难字、词加以少量注释。

宁宗一

于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

1992年9月18日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诨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绮绮，衣被天下。”彼舌舛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间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刮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

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贗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

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诫，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禎戊辰初冬

即空观主人识

目 录

前言.....	1
《拍案惊奇》序.....	1
《拍案惊奇》凡例.....	1

第 一 卷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1
------------------------	---

第 二 卷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6
----------------------	----

第 三 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52
------------------------	----

第 四 卷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65
------------------------	----

第 五 卷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83
------------------------	----

第 六 卷

酒下酒赵尼媼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96
------------------------	----